

文史博览

热热闹闹赶大集



上世纪80年代,农民农民在集市上买东西

一过元旦,家家户户又要开始准备采买年货了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人们买年货需要在固定的日子跑老远的路去赶集。集市上,吃的、穿的、用的一应俱全,人山人海,景象如同过年一般热闹。

赶集似过年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,社会购买力提高,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日益增长。为此,国家要求商业部门积极组织和指导农村集市贸易,活跃农村经济。在这个大政策下,农村集市逐渐繁荣。

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回忆,农村集市通常是定期举办,每次赶集,就像过年一般热闹。1962年1月有一篇时评《爷儿俩赶集》生动地描述道:爷儿俩赶集不眠,人山人海,闹闹喳喳,东街是贸易栈,门口挂牌价,西街是供销社,百货样儿杂,小伙买年画,姑娘选花袜,老婆办年货……不难看出,当时的集市十分红火,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卖什么的都有。

为了方便人们购买和修理用品,各郊区组织手工业者赶集,活跃物资交流。据1963年2月一篇题为《平谷组织手工业者赶集》的报道,当时平谷曾分片组织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者在城关峪口、靠山集等五大集镇出售产品,承揽修理业务。之前农民要买能当小斧子用的名牌山镰刀、独乐河的山镐等农具,得跑很远的路。这些手工业者上集以后,农民可以任意挑选,如果需要特殊规格的,还可以在集上订货集下取货,方便多了。

商业部门还根据农村实际需要积极调运日用工业品,源源不断运往农村,再由各郊区供销社通过农村集市等多种方式进行销售。1963年,平谷县供销社的各个基层社成立了流动下乡收售小组,9月的17天中,下乡赶集80多次。

随着城市化的发展,曾经的大集功能逐渐被商场、超市和便利店所取代,但在京郊的一些山村,至今仍有一些集市定期开市,吸引着人们去体会赶集的味道。

集贸市场退路进店

由于历史原因,农村集贸市场一度销声匿迹。改革开放后,城乡集贸市场陆续出现。

1979年,北京首批31个集贸市场在8个区最先办起来。只是当时虽然叫作“市场”,实际上就是圈一块地,排两行人,货物往地上、筐内、车中一摆。红桥市场便是其一。早先,来自京郊的二三十个农民自发地聚集在法华寺街,开始卖一些蔬菜、鸡蛋,这就是红桥市场的雏形。几个月后,摊贩越来越多,法华寺街容纳不下了,于是移至不远处的磁器口大街。不久,磁器口大街又堆满为患,附近居民反映市场脏乱差、堵塞交通、噪音扰民。1980年,有关部门将其迁往天坛公园墙外便道。此后几年,占路为市的红桥市场买卖越做越好,成了北京知名的“马路市场”。

1985年,北京打破30多年一贯制的蔬菜产销僵化体系,敞开城门,欢迎郊区和外地菜农进京。集贸市场真正“热”起来,地摊少了,取而代之的是“墙边、路边、河边”的一溜溜铁皮简易亭台,经营范围也从卖菜、修鞋等向商业、饮食、服务领域“拓展”。

1990年,借着“亚运会”的东风,北京的集贸市场开始升级。6000余个个体户,采取集资的方法,搬进了统一制作的商亭,这些商亭根据不同的消费对象

各具特色——秀水街、三里屯、甘家口、百万庄用的是当时颇为气派的铝合金材质;前门正阳楼两侧是漂亮、鲜艳、木结构建筑;而遍布街头巷尾的则是挡风、带雨、带门的铁皮屋。与此同时,北京全市还有40处全封闭的售货大厅,像朝阳区的东大桥市场就拥有一个3840平方米的大棚,采光足、空间大,服装、百货、水果、饮食、水产品分片销售,俨然一个“超级市场”。

1995年1月,红桥市场大楼落成开业,700多个个体户搬入新市场大楼,实现了“解放天坛坛墙、马路摊贩进店”。再往后,北京人赶集有了更多“高档”去处。

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,集贸市场发展到945家,成为北京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之一,挑起了丰富首都“菜篮子”的重担,在副食品供应方面发挥了“半壁江山”的作用。

昙花一现的“仟村现象”

“双休日哪里去,仟村百货赶集去……”不少北京人还记得,上世纪90年代,一家名为“仟村百货”的大商场鼓乐声混作一团,滚球上人人头攒动,一派火热场面。

1996年6月新闻报道《商界闯来个“愣小伙”——“仟村”赶集印象》记录了当时的景象:前边打着腰鼓,侧面扭着秧歌;一进门,“青春少年是样样红”的歌声撞进耳朵,定睛一瞧,大厅正中,一位穿黄西服、戴墨镜的歌手正在引吭高歌,四周上下围满了听众。时间,让人闹不清是进了商场还是进了娱乐场所。门外广场上,有儿歌大赛,还有大转盘抽奖。商品陈列十分混乱,卖鞋的柜台横七竖八,鞋子摊得到处都是,好像是在“撒摊儿卖”;卖皮箱的地方,四五十个箱子排得黑压压一片,像车站的行李托运处,仿佛农村赶大集一般。

商场开业近两个月,日销售额最高300多万元,日平均200多万元,在当时京城商家销售普遍下降的背景下,显得格外扎眼。一时间,“仟村现

象”炙炙人口。可惜,以“赶集”为号召一炮打红的仟村百货,其红火场面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。由于管理落后定位不准等原因,两年后,商场倒闭,这个昙花一现的都市大集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北京人熟赶“外贸大集”

进入新世纪,赶集的档次越来越高,“外贸大集”的举办更是吸引了众多北京人。

据2009年3月《周末20人涌向“外贸大集”》的报道记载,由北京市商务委主办的首次“外贸大集”令金源燕莎MALL成了热岛,巨大的停车场基本没有空车位,等着排队进场的私家车一度几乎排到了苏州桥。而大集现场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顾客,比一年一度的庙会还要热闹。

一周时间,“外贸大集”迎来消费者近30万人次。原计划举办6天的销售活动,因为购销双方太过热情,又临时增加了1天。

北京市商务委主办的“外贸大集”结束后,人们对外贸商品的热情依然高涨。后来,一些商业企业自行发起“外贸集市”,也受到了欢迎。

近年来,各类大集不断涌现,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特色商品。

2011年,京郊商品大集在瑞城城开市,一位前去赶集的老先生在卖那家园枣的展位前停下,看到小时候吃的枣倍感亲切:“又脆又甜,那家园枣可是咱老北京的东西啊!”这次商品大集汇集了10个郊区的7大类200余种特色商品,不仅有蔬菜水果,板栗蜂产品、绿色杂粮、土鸡蛋、食用油等农副产品,果脯、驴打滚、年糕冰糖葫芦等特色休闲食品,北京黑猪肉、酱肉冷切肠等肉制品,二锅头酒系列,还有景泰蓝玻璃制品、羽毛画等工艺品和服装服饰,受到市民热捧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,如今的北京市场商品丰富,线上线下购物便捷,赶集已成为一种怀旧体验。(摘自《北京日报》)

美国曾对新中国发动“棉花战”

1949年夏,面对共产党即将战胜国民党,美国杜鲁门政府提出“等待尘埃落定”的策略,希望用各种筹码塑造新中国的内外政策,一大法宝就是利用“棉花依赖症”。当时身在上海的美国《纽约时报》记者沃尔特·沙利文写道:“一旦共产党人面对经济凋敝的严峻现实,他们将被迫改变目前的路线,看着上海纺织业是多么需要美国棉花啊。”

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,美国一直有意识地用棉花出口管理来试探新中国的忍耐力。1949年5月31日,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周,人民政府就开放进出口,韩国釜山开来的荷兰商船率先入关,卸下大批美棉,随后一个月,又有约21艘外轮抵沪,带来9405吨货物,其中8艘美国货轮运来的2000多吨棉花、大豆和小麦占了大头。然而,进口美棉需要用宝贵的外汇来购买,当时中国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,长年存在巨额入超赤字。美国希望利用新中国对美棉的依赖症,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。

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跟着美国的如意算盘走,而是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。首先,从1949年下半年起,国家有计划地推动传统优势产区加大种植,并积极促成上海、无锡、天津等棉纺业发达的城市对接。6月中旬,当时中国两大工业龙头城市上海与武汉进行高端接洽,发现武汉所在的湖北省不仅土壤、气候适于种棉,而且发现大批存棉曾因价格原因积压在农民手中,经过品种改良,完全可以顶替美棉,成为出产细纱的原料。

事实上,人民政府打破军阀割据、实现全国统一市场后,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潜力得到充分体现。上海棉纺业曾在1949年10月提交报告,汇总各方信息发现,不仅湖北存棉尚有60万担,陇海铁路沿线及其以北地区也有存棉150万担左右,如能抢运100万担来

沪,至少可以度过青黄不接时期。而位于西安的西北纺织建设公司打电报给上海各家纱厂,欢迎他们迁往西北,因为西北各省大量出产棉花、羊毛,光陕西省平均每年产棉就在100万担以上。

同时新中国还针对性调整优惠政策,推动棉花适量进口。这个政策与英国的需求一拍即合。当时美国正通过“马歇尔计划”挖空美国产业基石。按照该计划,英国在1949年分得美国援助共9.2亿美元,但主要是实物分配,美国借机塞进大量生产过剩的谷类、棉花、石油、烟草,而英国真正需要的大批工业原料却无从保证,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、巴基斯坦等英联邦国家和南洋英属殖民地。新中国因地制宜地采取“先进口,后出口”的易货贸易方式,进口产品先抵达上海等国内口岸,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,用自己的生丝、茶叶、锡矿、钨矿等换来大批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澳大利亚棉花和英国棉纺机械。

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,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“敌对国家”,棉花遭到“严厉查禁。面对美国日益露骨的封锁,1950年春,中央政府调整棉粮比价,各级政府又号召农民扩大棉田。

1951年10月,为应对中国存棉将尽、新棉乍到的缺口,苏联从中亚费尔干纳产棉区组织大批细绒棉投放中国市场,有力地支援了上海等地纱厂生产。中国纺织业也积极内部挖潜,为适应国内原料供应情况,多织12磅细匹布和纱哔叽等中国大众所需要的商品。同时,纺织职工开动脑筋,科学搭配国棉美棉混纺比例,并注意车间温湿度调节,实现原料替代。到1953年朝鲜停战,美棉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分量已聊胜于无。(摘自《环球时报》)

猫耳洞里的年味



1987年3月,我(祁海利)刚满19岁,随原陆军第十三集团军炮兵旅踏上了边境作战前线。当时,前线吃紧,我和战友们在这狭小的猫耳洞里进行防御作战。

我们一连数月坚守在猫耳洞里。洞里环境恶劣,高温和湿气让许多官兵患上湿疹,大腿、腹部都长出脓疮。有时因道路和桥梁损毁,物资补给不上,饥肠辘辘的我们用工兵锹舀洞边的泥浆露水喝,翻起泥巴挖草根吃,只为坚守阵地,不退一步。

当时,临近除夕,战事仍未结束,但大规模战斗行动减少。战地逢春节,为了激发官兵杀敌立功的热情,上级首长决定:条件再艰苦,也要想尽一切办法,让坚守在猫耳洞的战士们吃上饺子。

负责补给的官兵开始用背篓驮着物资往山腰的阵地上送。为防敌军偷袭,他们只能绕进荆棘密林,拿着柴刀铁镐开辟新路。眼瞅着就要到达阵地,一条沟壑却横在队伍面前。战士王虎爬下陡壁,三两步一条简易绳桥就搭好了。就这样,他们历经艰辛,终于在大年三十当天,将面粉、猪肉和大葱送上了阵地。

地。守在猫耳洞里多日的我们乐开了花,简陋的猫耳洞内也被我们装点出几分节日氛围。

夜幕降临,山上的浓雾中回荡着零星的炮声。猫耳洞里,一锅热水沸腾着。我和战友们把水壶里仅剩的水一起倒进盆里。“没有擀面杖,怎么和面擀皮?”来自东北的张成话音刚落,只见连长孙举将双手在裤子上蹭了蹭,便把布满油垢的双手伸进盆里和起来。芭蕉叶代替瓷碗,削两根树枝当筷……!这锅饺子,来之不易。

“没有饺子,就不叫过年。”战士们来自天南海北,各自家乡的年夜饭各有不同。但那个除夕,几名南方战士每人一口气都吃了十多个饺子。那顿饺子,对他们而言,绝不仅仅只是一顿香喷喷的饺子。

如今,春节时万家团圆,年夜饭丰盛无比。可每年除夕吃一顿猪肉大葱馅饺子仍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。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,夹进嘴里,三两口间滚烫的饺子便吞咽下肚。这时,我总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,怔怔地望向南方……(摘自《解放军报》)

周恩来卫士、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

两次骨灰撒放 两次痛心惜别

1月8日,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5周年纪念日。高振普曾任周恩来的卫士、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。高振普前后在周恩来、邓颖超身边工作31年,见证了周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和崇高风范。周恩来、邓颖超逝世后,高振普遵从两位老人遗愿,参与处理后事,并把两位老人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。

1976年1月8日,总理的另外一名警卫张树迎向我交班,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。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,我养成的习惯。他的手臂发热,我比较放心。

约半小时后,乔金旺同志走过来示意我出去休息一会,我刚走出病房门忽然电铃响了,这不是平时的电铃,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。大家快步跑向病房,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,心跳七十几次,持续下跌……1976年1月8日9时57分,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
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。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,他弯下身子,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,只叫了一声“总理……”便再也说不出话了,泪水一下涌了出来。

邓小平、叶剑英都来了。11时5分,由邓小平带领,叶剑英、李先念、华国锋、陈锡联、张春桥、王洪文等走进总理病房,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。小平同志说:“恩来同志,安息吧!”然后向总理三鞠躬。周恩来的遗体,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,于当日

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。

周总理去世的当天,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:骨灰不要保留,要撒掉。

1976年1月12日上午,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,对我们说:“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,毛主席、党中央已批准。今天叫你们二人来,赵炜(邓颖超的秘书)也参加,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。”“你们二人跟恩来同志(周总理去世后,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)工作多年,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,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。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……”

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,指定由罗青长(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)、郭玉峰(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)、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。

1月15日下午,追悼大会结束后,晚7时半左右,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。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。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,穿过大会堂地下室,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。

晚8时许,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。一架平时作为洒农药用的安-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。按照计划,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。

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。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,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,选定

密云水库既有水,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。然后向天津飞去。飞机临近天津,借着月光,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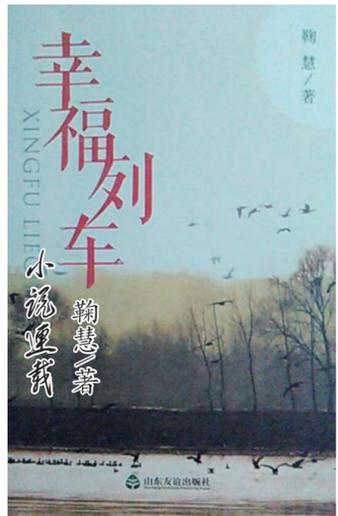
在黄河入海口,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,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。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,中间没停留,按照选定的投放点,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,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,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。

“我的骨灰撒向海河。”这是邓大姐生前多次交代的。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,邓大姐不幸去世。7月17日,邓大姐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。18日早6时,我们开始准备,把骨灰移到前厅的灵堂,等待着领导同志起灵。

7月18日8时,在宋平、温家宝、陈慕华等领导的护送下,邓大姐乘上她生前的坐车,告别了西花厅,向天津驶去。

天津海河畔的人们,早已等候在沿街的两旁。我们登上了承担运送骨灰的“新海河”号船。“新海河”号船驶入海口,按照约定的地点,先由宋平、温家宝、陈慕华、谭绍山、杨德中等向海河撒下鲜花,再由赵炜、我和亲属及工作人员同时把骨灰、花瓣撒向海河。

16年前,我与张树迎亲手把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这海河里。这次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。两次骨灰的撒放,两次痛心的惜别,两次不同的方式。(摘自《新京报》)



让金桃对着那部手机,那段录音,爱怎么演就怎么演下去吧!金桃,你不是厉害吗,你不是会表演吗!看这次在续金宝面前,你还能厉害的起来,还能演得精彩!

金桃,你也有失误的时候。也有被抓到把柄的时候!

金桃和续金宝说笑着,并肩走进来,金桃的胳膊,在续金宝的臂弯里挎着,一副恩爱无比的样子。来到酒店,续金宝先把椅子往外拉了拉,待金桃坐下了,续金宝又忙着把茶杯递到金桃手上。

金丽春看着,没动,也没说话。

金桃问:“明德呢?看你们两口子,还分两拨来呀?”

金丽春不动声色地说:“明德有点事,马上就到。”

看着面前这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,此时,在金丽春目光的注视下,竟越来越陌生了。这就是金桃,与自己相识相知了二十七年的金桃?被自己一直视为知己,自以为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金桃?金丽春的心剧烈地疼起来。曾经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次的这一幕,蹦跳着出现在眼前。从口袋里掏出那只中国红的索尼爱立信手机,放在桌上,然后对金桃说:“金桃,谢谢你送我的手机,很漂

亮。手机里有一段录音……”

金丽春的手放进口袋里,手里一直紧紧握着那只手机,手机略带弧度的后背与手心很贴合。金丽春手心里的汗水,让手机变得有些滑。恍惚中,金丽春觉得手心里的手机,变成了一条游动着的鱼,正试图挣脱那只手,游向不可知的地方。

“金丽春,你咋了?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呀?”金桃嘻嘻笑着,打趣道。

哼,这问题确实是够重大的,金桃,你笑吧,趁着那段录音还没响起,你尽可以使劲地笑!金桃,你这样害我,你自己也别想好呀!我要看你如何跟你的续金宝解释!

金桃和续金宝在秀恩爱。金桃翘起兰花指,从续金宝的肩上寻到了一根头发,她把那根头发拿到续金宝眼前,一下下地扫着续金宝的脸。

续金宝笑着用手挡一下金桃,金桃打开续金宝的手,继续让那根头发在续金宝脸上上下下地游动着。

金丽春再也忍不住了,终于,她把口袋里那只中国红的索尼爱立信掏出来,放在了桌上。

金丽春站起来,看着金桃和续金宝。此时,金丽春脑子里突然像断了电,曾经演练过无数次的那些话,突然不知跑到了哪里。金丽春

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
金桃和续金宝看一眼桌上的手机,又看一眼站在面前的金丽春。

金丽春没有再去动那只手机,甚至,她连看都没再看一眼,火一样燃烧着的那团红色。

金丽春也没有冲面前那张脸扇过去一巴掌——就像她无法次在脑海中演练的那样。甚至,她连看都没看金桃那张有些发虚的脸。

金丽春没有打,也没有骂。她突然觉得,那些曾经设计好并无数次的在脑海中演练过的东西,是那么苍白、无聊。那样做了,对金桃的恨真的就能消减了吗?

金丽春尽量把语气放平缓了,她说:“金桃,还你的手机。手机里有一段录音,回去好好听听吧。一直觉得欠你很多,现在不欠了,一丝一毫也不欠了!金桃,从今往后,咱俩谁也不认识谁!”

金丽春说完,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酒店。

金桃抓起桌上的手机追了出来。金桃眼瞅着金丽春跳上正停在门口的一辆公交车,转眼不见了。

尾声

金丽春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还是来时的那辆绿铁皮,还是多少次往返的那段路。才短短几天的

时间啊,一切,却都成为了过往。金丽春突然一下觉得自己老了,一颗曾经柔软易感的心,瞬间被一层厚厚的茧子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。

面对那熟悉的河滩,房舍、大棚和流淌着的河水,金丽春没有一滴眼泪。

金丽春绕过房舍,慢慢朝河滩走去。此时,夕阳的余晖暖暖地洒下来,满河滩的金色。河滩里特有的清新气息,时浓时淡地飘过来,金丽春深深吸了两口,泪水忍不住一颗颗落下来,滴入金子一样的河水中,不见了。

金丽春就那么站着,站成了一尊雕塑。

掏出那枚手机卡,金丽春扬起手臂,用力扔进了滚滚东流的河水中。

金丽春转向来到大棚前,打开门,一弯腰走了进去。站在棚口,金丽春惊喜地发现,大棚里的黄瓜开花了!一朵朵嫩黄的小花,在枝叶间盛开着,每棵秧上,开了好几朵呢!

对着那些盛开着的小黄花,一抹红晕挂在了金丽春的脸上。她知道,花开了,结果的日子就快了。低下头,仔细瞅着那一朵朵小小嫩嫩的花朵,干涩的眼睛慢慢湿润起来。深吸一口气湿润清甜的空气,脸上挂满黄瓜花一样淡淡微笑的金丽春,泪如雨下。(完)